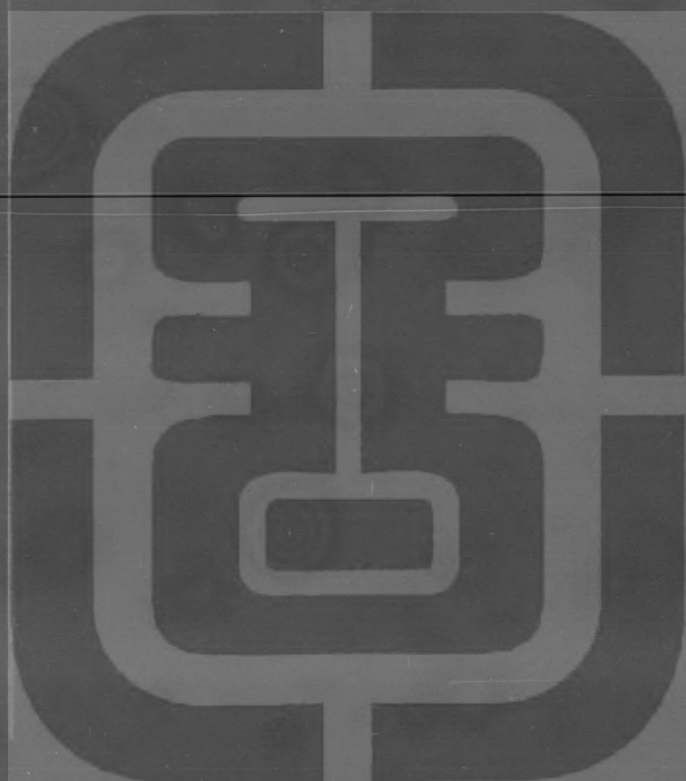


南史



列傳第六十一 黃合恭 用史七十一 外山翠峯

延壽 太學主撰

儒林

伏曼容 子暉 何佟之 子勳 又鄭

嚴植之 因古文六 司馬筠 五谷 祺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孔子祛

太史叔明峻子文阿

呈侃

沈洙

戚衮

鄭灼

張崖 沈德威

陸詡 賀德基

全綏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而小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

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以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顗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

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稟。其射策通明經者。卽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

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  
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  
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  
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昇明  
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  
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  
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  
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  
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

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  
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座爲講說生徒常數  
十百人梁臺建名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  
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  
射馭風角醫筭莫不閑了爲周易毛詩喪服集  
解老莊論語義子暉

暉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  
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  
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暉令得養焉梁武帝踐

南史卷之十一  
四  
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  
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  
安靜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  
湘州刺史以聞詔勸有十五事爲吏人所懷帝  
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稅  
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  
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  
並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  
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爲黃門侍

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事暉自以名輩素在  
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暉循階而已意  
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  
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內史乃出  
拜書侍御史虞曠奏曰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  
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  
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  
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  
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在位轉

隆暉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  
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  
水校尉伏暉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望致  
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  
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  
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  
請以暉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暉遂得就郡徵爲  
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暉父曼  
容與樂安任遥皆昵於齊太尉王儉遥子昉及

暉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已爲司徒左  
長史暉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侔暉性  
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  
於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  
此依之子挺

挺字士操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  
有才思爲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  
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  
才策爲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

南史列傳卷之三十一  
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  
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  
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  
其比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  
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  
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  
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  
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  
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

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  
十卷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  
心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  
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權傾  
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挺弟推亦有才  
名爲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鬱人曾豫州刺史暉六世  
孫也祖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  
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強力專精手不輟卷



南史列傳卷六十一  
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  
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仕齊初爲  
國子助教爲諸王講喪服結草爲經屈手巾爲  
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建  
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  
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  
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爲驃騎司  
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  
不怠性好絮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

足時人稱爲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  
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  
行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絮在縣埽拂  
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然甚貞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  
家業佟之自東昏卽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  
不涉其流梁武帝踐阼以爲尚書左丞時百度  
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  
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

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  
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  
毛詩左氏春秋性惇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  
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爲廣漢王國右  
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  
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  
當時義之後爲康樂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  
之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脩五禮有司奏植之

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  
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  
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  
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  
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之及卒  
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長植之性慈仁  
好行陰德在閭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  
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  
而死爲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

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荊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遙光使掌文記遙光之敗曹武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武叱令速去

谷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爲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殺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強力專精深爲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爲旣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竝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

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于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旣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

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旣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勅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

南史文傳卷六十一  
十一  
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

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于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旣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

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  
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  
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  
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  
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  
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  
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  
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  
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

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比科不乖禮  
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  
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  
同以爲永制後爲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內史子  
壽傳父業明二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壺六世  
孫也父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  
召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  
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爲安成王

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  
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  
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  
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  
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  
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  
有精緻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  
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

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  
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  
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曾稽餘姚人以左氏  
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  
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  
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沙內史  
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爲桂州刺史卒  
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  
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

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後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于家子淑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業位步兵校尉兼

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



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岳沈宏沈熊之徒竝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卽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祛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

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爲國子助教郃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峻子文阿

文阿字國衛性剛強有旅力少習父業研精章

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  
頗博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通三禮三  
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宮學士及撰長  
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  
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唵保  
吳興唵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  
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  
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爲  
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

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  
無有在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有遺  
藁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  
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時  
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卽面縛鎖  
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  
赦之武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  
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  
在師知傳及文帝卽位剋日謁廟尚書左丞庾

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人物推移質  
文殊軌聖賢因機而逗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  
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  
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  
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  
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  
從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  
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而爲之非無心於  
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衷於璽紱之重猶未

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  
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  
尊此卽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  
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玉作瑞  
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  
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  
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  
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  
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兆庶抑

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  
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  
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  
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  
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  
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  
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  
八卷竝行于時儒者多傳其學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

常懷書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  
尤明古文尚書爲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編  
聽者常數百人爲西省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  
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  
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  
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  
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後加通直  
正員郎卒官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  
書二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

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  
師事賀場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  
論語爲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  
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項之  
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  
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  
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  
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

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季梁餘杭令  
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  
不妄交游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強記五經  
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荅仕梁爲尚書祠部郎  
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  
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  
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  
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

習業及陳武帝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  
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  
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  
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  
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  
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未除靈內外卽吉爲待主  
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  
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  
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

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措諸  
弟若遂不除永絕昏嫁此於人情或未爲允中  
原淪陷以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  
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  
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已注  
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  
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旣失  
亡屍柩葬禮無期特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  
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于虜庭無由迎殯江

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竝存亡  
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竝變禮之宜也孝  
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  
故事在此者並應釋除衰麻毀靈祔祭若喪柩  
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四朝傾覆若  
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  
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  
可文帝卽位累遷光祿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  
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律  
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  
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  
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  
座丞郎并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  
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  
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  
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  
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  
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

危墮之上無人不履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于事爲衷若謂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黻身無完膚戴就熏針竝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爲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

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暉父子漏經竝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延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



卽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爲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司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

舉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歿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隨歿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名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擣辭辯從橫難以谷抗諸儒懾氣時袞說

朝聘義攜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  
深加歎賞敬帝立爲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  
豫州泰之奔齊逼袞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  
文季于呂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于始興王  
府錄事參軍袞于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  
禮記義四十卷行于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  
少受業于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  
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爲兼中書通事舍人仕

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  
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  
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  
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  
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  
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  
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  
學自命張崖傳三禮于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  
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惠義注撰五禮後爲國

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詡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卒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一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出居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土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于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陳大建中位鎮南始

與王府諮議參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虓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帝甚異之賜

裘襦絹等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絲經帕卽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爲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土林館發孝經題譏論義往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于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于武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

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  
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  
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  
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慄然宣帝  
時爲武陵王限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  
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  
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提此者獨張  
譏耳卽手授譏仍令于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  
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爲國子博

士東宮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  
于寺西南松林下敕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  
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羣臣曰  
此卽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于長安年七十六  
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  
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  
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  
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  
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

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學並專門教授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

質疑討論無倦至于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爲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初爲南平元襄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廳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陽旣而顥遂

南史及傳卷之二十一  
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歸裁  
至彭城慶之果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  
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  
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說越  
徧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  
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  
帝嘗于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  
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  
由是擢爲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

士仍令侍宣城王講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  
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  
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  
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授宣惠晉安王府諮  
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  
因歸鄉栖隱于武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  
會稽孔奐等每爲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爲國子  
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東中郎鄱陽王  
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中

黃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講東宮皇太子常虛已禮接越以宮僚未盡時彥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內懷憤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宮恩遇有異凡流水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宮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論恒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爲有負明聖敢奏狂瞽願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及廢帝卽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黃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爲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



扇動蕃鎮遂免官大建元年卒于家年七十七  
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  
卷詩頌碑誌箋表凡二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  
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元  
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大中  
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  
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  
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

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  
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  
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脩五禮掌策文謚議等  
事大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  
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  
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  
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  
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  
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請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

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

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內參軍主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于秦王府東閣祭酒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况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

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諛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傳第六十一  
南史七十二  
傳第六十二  
南史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南史七十二

李延壽撰

文學

丘靈鞠 子遲 從孫仲孚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卞彬 諸葛勗 袁嘏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司馬憲 孔道 虞通之 袁仲明 孫詵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子暉之 來疑 孫皓

賈希鏡 袁峻

萬曆十八年

劉昭 子綰緩

鐘嶸 兄阮

嶸弟嶼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顏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

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獻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于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于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

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文之善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後。爲烏程令。不得志。秦始皇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彥回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爲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彊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卽

南史及傳卷六十二  
三  
位爲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  
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悵也永明二年領  
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  
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  
顧榮忽引諸僮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靈  
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  
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  
儉靈鞠末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  
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

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錄  
序起大興訖元熙文集行于時子遲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  
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  
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鄴引爲驃騎主簿  
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  
祚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羣臣  
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  
上優辭谷之後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

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鐘磔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邊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靈鞠常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

爲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爲之計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爲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世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屈明帝卽位爲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屈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



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傳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梁武帝踐祚復爲山陰令仲孚長于按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後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

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于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疑之字弘宗宋南琅邪太守父道彪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爲別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後位國子博士

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後爲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爲左僕射王儉所不同旣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于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爲河

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名之及見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于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于邁遠何爲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

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彥節王蘊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蘊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

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彥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悅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常于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卽東宮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詠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枯魚賦以喻意後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旣不遂乃著蚤蟲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其

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縕  
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  
甚踈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懶事皮  
膚澡礮不謹澣沐失時四體皴皴加以臭穢故  
鞞席蓬纓之間蚤蝨猥流淫癢涓濩無時恕肉  
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蝨有諺云朝生暮孫若吾  
之蝨者無湯沐之慮絕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  
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  
焉其略言皆實錄也又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

羊性淫而狼猪性卑而率鷲性頑而傲狗性險  
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佞謂呂文顯猪卑率  
謂朱隆之鷲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  
詣如此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  
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闍水唯朝繼夕聿  
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問巷後歷尚  
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  
瓢勺杞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  
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卜田居婦爲傳蠶

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  
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  
極此耳後爲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琅邪諸葛  
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  
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赦之又  
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  
迨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賊  
所殺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雋爲晉陵縣  
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雋

爲縣雋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  
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雋餉晉陵令耳何關爽  
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躡云比日守羊困苦爽  
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余米孫抱爲延陵縣  
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  
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  
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  
鑊魚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  
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

南史及傳卷六十一  
十一  
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齊高帝自啓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于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旣而不獲乃與

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爲尚書符荊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巨源年已老寧死于建鄴乃以爲餘杭令明帝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逵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或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

南史列傳卷六十一  
十一  
歎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  
這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  
謝瀹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  
這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錄不傳卒于衛軍武  
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  
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龢皆會稽  
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龢位中書郎  
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  
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憲字景思河

內溫人待詔東觀爲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  
地使魏見稱於比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  
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爲袁粲所賞恒在坐  
席粲爲丹楊尹取鑠爲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  
人坐徙巴州詵字休羣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  
泉石卒于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  
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爲豫章王  
大司馬參軍兼記室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

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褻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名見扶容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于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

不得食掘堯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于家

崔慰祖字悅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旣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十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貫文䟽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



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表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舜爲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棊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于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

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荅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楊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爲四十二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

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麓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輓勿設靈坐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道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冲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

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而施行歷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

預有巧思造欵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  
良好古冲之造欵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  
子在東宮見冲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  
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  
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  
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  
行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  
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  
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

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  
特善筭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  
論語孝經注元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暉之

暉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  
神之妙般倂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  
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  
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暉之更修  
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府卿  
暉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略少傳家業善

筭歷大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疑乃說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燬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一危忘之甚累基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新尅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

投赴如其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爲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爲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結東魏爲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卽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嶷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旣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

侯及皓敗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  
逃免仕陳爲海陵令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  
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  
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  
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  
嫁荀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郭子  
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  
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

子良使希鏡撰見容譜出爲句容令先是譜學  
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焦百氏譜記專心習  
業晉泰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繕寫  
藏祕閣及左右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  
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  
時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希鏡  
參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傖人王泰  
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鏡坐  
被收當極法子樓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

免希鏡罪後爲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于時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于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楊雄言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奏敕與陸倕各

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于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卒于剡令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一

卷文集十卷子緇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  
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于世  
緇弟緩字含度爲湘東王中錄事性虛遠有氣  
調風流跌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  
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鐘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  
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岍弟嶼並好學有思  
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  
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時齊

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  
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  
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  
粗爲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  
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  
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憚謂太中大夫顧暠  
曰鐘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  
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各有  
司存令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

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  
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  
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  
爵勳非卽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  
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尚  
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  
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  
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  
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

僑雜僞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  
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  
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  
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  
簡令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  
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  
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  
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  
附約于時謝朓未道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



故稱獨步故當辭密于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  
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屹字長丘位建康令卒  
著良吏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孰博學善  
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  
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  
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朓爲吳興太守唯與興  
嗣說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太相談薦梁天監初  
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

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  
到沆張率爲賦帝以興嗣爲工擢拜員外散騎  
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爲  
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  
用興嗣所製自題銅表銘柵塘碣檄魏文次韻  
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帝稱善賜  
金帛後佐撰國史興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  
又染癘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  
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

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爲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名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

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于武帝即日召入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二十卷廟記十

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塘先賢傳五卷續文釋  
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爲  
建陽令坐事死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  
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  
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  
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  
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  
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

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  
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  
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  
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  
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  
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  
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寔經典枝條五禮資之  
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旣成未爲時流所稱

蘇欲取定于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于車  
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  
陳諸几案勰爲文長于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  
碑志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  
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  
變服改名慧地云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剡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  
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  
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

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爲遊廬山詩沈約見  
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  
因命工書人題此詩于壁傳昭嘗請思澄製釋  
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  
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  
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  
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  
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  
狎處卽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還

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御史宋齊以  
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  
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  
故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東宮通事  
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  
遞日招致之後卒于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  
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  
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  
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

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  
精理嘗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檉其文甚工世人  
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于國山今年二十四  
集行于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竝為閭  
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  
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惲博物卞蘭巧辭  
束帛之賜寔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為自  
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

南史列傳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刺史農夫弟侯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  
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  
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  
外祖丘它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入西  
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  
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  
啓撰武帝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  
孝恭爲文敏速若不畱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  
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

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  
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三年侯景寇逼  
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  
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  
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剉之文集行于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七世孫  
也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荊州以爲  
錄事參軍及卽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  
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

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于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羣書工于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直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爲錄事參軍仲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于韋仲而減于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踈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襟夷坦有士君子之操

焉協家雖貧素而脩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遊湘東王出鎮荊州以爲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于蕃府而已卒元帝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于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

紀少瑜字幼瑒丹楊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道進年十九始遊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暕雅相欽悅時暕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旣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爲晉安國中尉卽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

城王讀當陽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內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爲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啓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少瑜美容兒工豪草吏部尚書到漑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漑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徧觀文史及儀體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



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名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于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

廊廟之器陳武帝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于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侯景之亂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陳天

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  
卒贈司農卿謚曰貞子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  
而介然脩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  
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  
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  
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十六策春秋左  
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  
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

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  
升講坐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  
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橫左右莫不嗟服仍  
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  
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子突而弁  
弓卽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  
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  
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敕之  
敬宣旨慰喻會魏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

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于世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潯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得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于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魏剋江

陵劉茶卒王琳名爲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  
爲中書侍郎王琳敗齊王以爲揚州別駕所居  
卽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  
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  
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  
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  
元乃屏絕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  
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  
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  
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  
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爲  
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  
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  
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戶郎賀  
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  
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爲  
文會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

時士也遊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隴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

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卽位爲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

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  
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之至陳天嘉元  
年為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  
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聚為寇  
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  
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  
論咸伏其廉後為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  
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  
異至德元年入為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

常侍副王話聘隋隋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  
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  
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  
里舍改構亭宇脩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  
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邁疾  
卒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  
思含豪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  
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名無

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列傳第六十二

南史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七十三

孝義上

嚴世期

嚴世期

嚴世期

嚴世期

龔穎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通

子原平

嚴世期

吳達平

潘綜

陳遺

秦綿

張進之

俞僉張楚

丘傑

師覺授

任彭

蔣恭宗

萬曆十八年

南史列傳卷六十三

南史列傳卷六十三

三十五

徐耕

孫法宗

范叔孫

吳國夫

卜天與

弟天生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

妻許錢延慶

徐元妻許

何子平

崔懷順

王虛之

顧昌衍

吳慶之

蕭叡明

鮮于文宗

蕭矯妻羊

羊緝之女佩任 蔣儁之妻黃

吳康之妻趙 吳興之母丁

會稽陳氏二女 諸暨屠氏女

永興中里王氏女 吳興乘公齊妻魏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丘冠先

孫淡

華寶

薛天生 劉懷胤

解叔謙

宗元卿 庾震 魯康祚

謝昌寓

朱文濟

韓靈敏

劉颯

弟謙 柳叔夜

封延伯

陳玄子 范安祖

邵榮興 李聖伯

文獻叔 范道根

徐生之 譚弘寶

何弘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吳達之

蔡曇智 何伯璵

王文殊

樂頤之

弟預

沈昇之

江泌



庾道愍

族孫沙彌

沙彌子特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遺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眚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嗥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念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

聞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毋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

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

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隣火所逼恩及妻栢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栢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

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帽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值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顛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爲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着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

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窻  
窻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  
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  
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  
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  
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  
夫力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  
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  
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

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  
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  
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  
人慢其墳墓乃質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  
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  
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  
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  
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

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  
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  
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  
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  
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  
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  
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  
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牽  
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  
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  
縣南部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鬪者爲吏所錄鬪  
者逃散唯原平獨往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  
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  
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  
自此乃始修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  
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  
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  
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

萬曆十八年刊  
內史及傳卷六十三  
七  
舉山陰孔仲智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  
智會士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  
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  
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卒於家三子  
一弟並有門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  
人妻各產子歲飢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  
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  
十莊女闌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節之二

十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  
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  
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  
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  
兄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  
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旣而親屬皆  
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  
傭賃夜則伐木燒塼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

逵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  
墓葬十三棺隣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  
事亦儉而周禮逵時逆取隣人夫直葬畢衆悉  
以放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荅焉太守張崇  
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  
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祿黨攻破村邑  
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  
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

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  
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  
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  
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  
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  
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令史除  
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  
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

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鎗底飯  
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  
孫息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  
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  
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卽明後又有河  
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  
茅菴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  
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  
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  
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  
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  
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  
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  
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  
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  
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



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至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時又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間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苦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

宋臨川王義慶辟爲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  
薦之會卒表相嘗言州而不具計車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  
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  
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  
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  
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  
大霧霧歇塋竈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嗟  
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

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  
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  
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  
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  
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  
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  
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戶主求免  
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

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  
令有罪恭良甘公宋民只為海民吳王宋民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  
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  
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  
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  
穀伍百餘斛助官振賑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息入海澨  
被害屍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

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  
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死不測入海  
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浸乃  
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膺  
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  
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麕鹿觸網必解  
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  
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  
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傳便差一境賴之終身

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屍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管視叔孫並爲殯瘞坊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上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顏文帝以其舊將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牢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披甲執刀持弓疾呼

左右出戰徐牢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  
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  
射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  
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歿  
孝武卽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  
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廩  
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  
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閣  
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

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  
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  
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  
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  
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爲孝武所留心大明末  
爲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  
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  
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產旣盡賣宅以

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宋

大明二年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吏便絕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陸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

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吏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息殺同郡錢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息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潯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

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  
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  
毋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  
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覲之爲州上綱謂曰  
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  
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旣至便  
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  
二十年元凶弒逆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  
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末除吳  
郡海虞令縣祿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  
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已問  
者慙而退毋喪去官哀毀踰禮毋至哭踊頓絕  
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  
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  
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  
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  
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  
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子平居喪毀



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  
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  
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  
元嘉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  
虜卽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  
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  
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  
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

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並  
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  
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  
遂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  
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  
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畢  
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  
貧宗黨哀之日歛給其斗米永明中卒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

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  
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  
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  
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爲孝感所  
致齊永明中詔榜門蠲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衍  
江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吳人居喪幾  
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  
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爲尚書庫部  
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  
至臺郎軻字伯輪貞嚴有行宗人江槃位至侍  
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江興宋江夏王  
義恭爲揚州召爲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  
傷爲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爲吳  
興太守欲召爲功曹荅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  
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  
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  
塵不及矣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卧  
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  
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  
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  
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  
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  
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  
嘗之遂併食盡毋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  
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  
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  
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旣而曰洿吾刀  
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哀卒詔贈中書郎  
時又有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  
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  
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亾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  
哭泣遂喪明

蕭矯妻牟字淑禱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  
嘗有疾淑禱于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

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令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飢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又義興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

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飴里中飢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爲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盪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爲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

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癘病母不安  
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尊更日至  
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  
長女自傷瘡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壽相繼卒三  
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  
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  
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  
即開時人稱爲孝感又諸暨東灣里屠氏女父  
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  
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  
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  
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  
是魑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隣舍人有溪蟻毒  
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  
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要之女以無兄弟  
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又吳興乘公濟妻  
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  
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取婦自與二男寄比

隣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又吳郡  
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  
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  
姉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  
竄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  
猛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  
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  
父甚謹年饑僧遠省食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  
弟亡貧無以葬身自販貼與鄰里供斂送終之  
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  
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  
炎等十二部使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  
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  
進縣史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  
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  
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

表之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峻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防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夙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爲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丘冠先字道玄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

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  
冢瑩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  
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  
贈書奏不省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  
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  
三年蠲表門閭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年  
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  
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  
忍荅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  
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  
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  
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鮮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  
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下公藤爲酒  
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  
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



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  
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  
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齊  
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  
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  
尤高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  
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  
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  
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  
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  
爲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  
太守謝瀹命爲儒林不就昕字令先廬陵人有  
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  
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爲孝感所致康祚  
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  
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差  
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昌寓陳  
郡人也爲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

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入以其本與鵠共葬於至中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颯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颯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颯年數

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颯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濂兄颯怜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颯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颯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濂有識事颯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颯妹適江祏弟禧與祏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爲遙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遙光任當顧託朝

野向颯如雲颯忌之求出爲丹陽丞雖外遷而  
意任無改及遙光舉事旦方召颯颯以爲宜悉  
呼佐史颯之徙丹陽丞也遙光以蕭懿第四弟  
晉安王之文學暢爲諮議領錄事及召入遙光  
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暴  
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  
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遙光厲聲曰諮議欲  
作異邪因訶令出須臾颯入暢謂曰公昔年風  
疾今復發颯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  
及迎垣歷生至與颯俱勸夜攻臺旣不見納颯  
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  
公滅族矣及遙光敗颯靜坐圍舍濂爲度支郎  
亦奔亡遇颯仍不復肯去颯曰吾爲人作吏自  
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荅曰向若不逢兄  
亦草間苟免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  
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歎曰兄死君難弟死兄  
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黃門郎叔夜  
年十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遙光諮議參

南史列傳卷之三  
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荅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自殺  
封延伯字仲連渤海人也世爲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爲兗州請爲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爲豫州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爲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爲政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

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子玄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踈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

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爲  
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  
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先是有蔡曇  
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爲  
何展禽並爲高士沈顛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  
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僞夫正  
薄夫厚云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  
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  
郡守下車莫不修謁伯璵卒幼璵未好佛法剪

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  
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縕而已不婚不  
交人物吳興太守謝瀹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  
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  
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  
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  
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

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菹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

事王英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軍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効尤孝嗣故吏吳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爲反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

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  
謝之預建武中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  
一媪年可六七十擔糲簌葉造市貨之聞預亡  
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  
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  
少貧晝日斫屨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  
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敝蟲多  
綿裹置壁上恐蟲飢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

身無復蟲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  
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爲野  
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歷仕  
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  
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  
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  
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梁  
武帝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  
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

南史列傳卷六十三  
三十三  
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  
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  
人兗州中從事泌黃門郎念子也與泌同名世  
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庾道愍潁川陽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  
行頗能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  
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  
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  
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

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  
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  
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  
時山陽王休佑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  
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  
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  
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  
以狀言帝乃意解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  
沙彌亦以孝行著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內史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爲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纈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所

薦淚霑爲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噉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名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輕車郤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以爲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爲尚書左戶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爲

吳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天嘉初為尚書  
 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  
 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人  
 免還為給事黃門侍郎歷監官令祕書監知國  
 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  
 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  
 有集十卷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七十三

